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翻乎若騰鱗之躡驚害也若以沈抑而可怒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寡威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新而憂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麌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四卷二真十一

鉤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澗之方江河煙煙之並高仙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窓者不可間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闊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手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嘵嘵所覩有目無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

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劙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賣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澗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之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開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夥飾

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羈錦麗而且堅，未

可謂之減於蓑衣韁靽，而又牢未可謂之

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

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

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

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

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

也。世人皆知之，快於羣矣。何以獨文章不及

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給人，理誠

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

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敎等威而表情敬

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

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宮長時或

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

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舉文

舉熟，熟請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

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

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量謠，狂夫之

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

張利網，開鑿徑，渙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

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

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

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

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

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疑滯。

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飭解之屬，衣冠車服之

制，模章采色之美，宮室亭卑之品，朝饗賓主

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

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

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淮

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苟，矣。拜伏揖

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敎事，無令小碎

。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

枝分葉散，重出乎見，更相貢涉。舊儒尋案，猶

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

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罔躊躇，歧路之衝。

勞群疑之鼓煎，神懼思考校叛，例害有窮年。

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折，

憚決角修之革首，不立妨賞。日月廢棄，他業

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

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

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二